

說

苑

二



貴州省圖書館
中文叢書



17.8

說 1,527

苑

(二)

劉揚 撰
向滢 校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而天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尙、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任庖人釣屠與仇讐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功效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尙聘而天下知商將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秦之必霸也。豈特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國破家亦固有人。桀用于莘。紂用惡來。宋用唐鞅。齊用蘇秦。秦用趙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況乎俗主哉。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衆暴寡。強劫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綫。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隰朋、賓胥無、甯戚。三存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戎狄。卒勝荊蠻。以尊周室。霸諸侯。晉文公用咎犯、先軫、陽處父。強中國。敗強楚。合諸侯。朝天子。以顯周室。楚莊王用孫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陳從鄭。敗強晉。無敵於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吳用延州萊。季子。并冀州。揚威于雞父。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爲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弑於臣者。不先得賢也。

至簡公用子產。裨謀世叔。行人子羽。賊臣除。正臣進。去強楚。合中國。國家安寧。二十餘年。無強楚之患。故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爲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於戎。故共惟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己而任賢也。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世而視己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爲人君者。不可以不慎也。國家悖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僖公卽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憂。行政二十一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耳。或作身。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子買不可使成衛。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爲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蚤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隣國。而況自存乎。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爲仲父。百里奚道之於路。傳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甯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贖腳於宋。而卒相中山。范雎折脇拉齒於魏。而後爲應侯。太公望故

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縣縣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猶縣縣之葛矣。

眉睫之微，接而形于色。聲音之風，感而動乎心。甯戚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而登囂，孔子爲之下車。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與之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狸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節見則百節知矣。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觀小節固足以知大體矣。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弑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湣王以弑死於廟梁。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刳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死於沙丘，任李充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鄆陵。任唐睢，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夏民從。越王不墮舊冢，而吳人服。以

其所爲之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以爲賢於己而進之爲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除報讐之心而委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自是之後。殷兼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安之國。無恆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卻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死。尙如是其厚也。況當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識矣。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殺大夫於係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爲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隰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俱施者。何者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任佐急矣。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

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爲鼓琴者。非獨鼓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以接之。賢者奚由盡忠哉。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樂而後至也。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亡則君卑。周威公曰。士豈至如此乎。對曰。君不聞夫楚平王有士曰。楚僕胥。丘負客。王將殺之。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爲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賁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鄢陵之戰。又有士曰。上解于。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兩堂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於是興師而襲郢。故楚之大得罪於梁。鄭宋衛之君。猶未遽至于此也。此四得罪於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貴乎。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拊者。無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拊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爲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慤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

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愷。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

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某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某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居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某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齊景公伐宋。至于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歟。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尙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鳴鶴高飛。遠翔其所。寄者大羽也。背上之

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驂駟騏驥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廬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宗衛相齊遇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人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田饒等皆伏而不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饒對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衛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饒對曰廚中有臭肉則門下無死士今夫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鷺有餘粟紈素綺繡靡麗堂楯從風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粟後宮婦人撫以相撻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於是宗衛面有慚色遂巡避席而謝曰此衛之過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姊妹無別對曰臣觀

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材。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鰌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孔子閒居喟然而歎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在周公。且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從。夫子擊過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爲我請君。待我朝歌。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歎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爲獻於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

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晉文侯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侯曰：「會夫爲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侯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爲戮焉。」隨會曰：「君奚獨問爲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爲人君而忍其臣者？」耶文侯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爲謀，辨士不爲言，仁士不爲行，勇士不爲死。」文侯援綬下車，辭大夫曰：「寡人有腰脾之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齊將軍田贖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爲，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備爲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弟變姓名，免爲庶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銳，旋回十萬之師，擅斧鉞之誅，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贖曰：「今日諸君皆爲贖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大道，謹聞命矣。」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翟璜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旣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孔子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

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

魯人攻鄭，曾子辭於鄭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鄭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鄭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鄭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章也。入與共食，出與同衣。司城子罕亡，子章不從。子罕來，復召子章而貴之。左右曰：君之善子章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子章，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尙是子章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樹以從我者，奚益於吾亡哉。

楊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簡主聞之，絕食而歎，蹠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人矣。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

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爲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

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人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十三年，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召其羣臣大夫告曰：「有智爲寡人用之。」於是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大笑不應。三笑不應，王輒然作色不悅，曰：「先生以寡人語爲戲乎？」對曰：「臣非敢以大王語爲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一奩飯、一壺酒、三鮓魚，祝曰：『蟹堞者宜禾，洿邪者百車。』傳之後世，洋洋有餘。臣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於是王乃立淳于髡爲上卿，賜之千金，革車百乘，與平諸侯之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齊。此非淳于髡之力乎？」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爲之奈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眳子將，楚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擒將軍首反。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眳子將，楚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益王車屬九乘，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領，齊祛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爲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爲用，是以亡也。田居爲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眳子之爲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

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嚼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也。趙簡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良臣。史駭曰。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所願也。又何問焉。曰。君以爲無良臣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薦可。章善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朝夕誦善。敗而納之。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良臣也。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出。在於外。又不能入。亡而棄之。何良之爲。若不棄。君安得之。夫良將營其君。使復其位。死而後止。何曰。以來。若未能。乃非良也。簡子曰。善。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己而讐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晉荆戰於郟。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昭公將許之。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于荆。文公猶有憂色。曰。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荆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荆勝也。昭公曰。善。乃使復將。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爲難。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爲也。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楚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爲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鐘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裯衽。右朝服。曰。吾鼓鐘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

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刃。芻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爲相。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竽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顧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誦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孟嘗君將西入秦。賓客諫之百通。則不聽也。曰。以人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我則殺之。謁者入曰。有客以鬼道聞。曰。請客入。客曰。臣之來也。過於淄水上。見一土耦人。方與木梗人語。木梗謂土耦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爲耦人。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沮壞。應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東園之桃也。刻子以爲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於是孟嘗君遂巡而退。而無以應。卒不敢西嚮秦。

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

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羣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詘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爲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爲上客，罷陽夏之師。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爲長信侯，爲生兩子，毒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

酒醉爭言而鬪，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嫪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鬪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

怒，毒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毒敗。始皇乃取毒四肢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于萇陽

宮。一本作械陽。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蒺藜其脊肉，幹四肢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

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

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邪？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

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

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鑊湯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

入。皇帝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

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

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

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自知邪？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

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黃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蒺藜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衡秦者臣竊恐秦亡爲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爲仲父爵之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黃陽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力也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己者遠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己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己來汝將諫邪諸御己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已聞之士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民之費咎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願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己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一作色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萊乎無諸御己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己訖無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剗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爲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詘於一劍。非武也。姪娣不離懷衽。非文也。凡爲不善。遍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爲絕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君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隴。爲陵於荆臺。未嘗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箇籛之贈。以敗於雲夢。三月不反。得舟一作丹之姬。淫葦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箇籛之贈。敗於雲澤。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淫葦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匍伏將笞王。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矣。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箠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聞之。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箇籛之贈。逐舟之姬。務治乎荆。兼國三十。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蕭何王陵聞之曰。聖主能奉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惟荆文王乎。故天下譽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爲法。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爲馳底之臺。上何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趙簡子舉兵而攻齊。令軍中有敢諫者。罪至死。被甲之士名曰公盧。望見簡子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有夙笑。簡子曰。有以解之。則可。無以解之。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隣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於是罷師而歸。

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爲臺。今復欲爲鍾。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爲樂。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隣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景公好戈。使燭雛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燭雛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可。於是乃召燭雛數之。景公前曰。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燭雛罪已畢。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閭。別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不朝。晏子睹裔敖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出。正閭。別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閭。別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別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無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別跪有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別跪倍資。無正時朝。無事。

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

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蓆。陳簞筮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賢聖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卻。闔廬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而父乎。夫差對曰。不敢。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三年伐越。敗於夫湫。越王勾踐乃以兵五千人入。棲於會稽山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與師北伐齊。子胥諫曰。不可。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能用人。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越腹心之疾。齊猶疥癬耳。而王不先越。乃務伐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與鄭魯之君會以歸。益疎子胥之言。其後四年。吳將復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疾。今信其游辭。僞詐而貪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盤庚曰。古人有顛越不恭。是商所以興也。願王釋齊而先越。不然。將悔之無及也已。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謂其子曰。吾諫。王不我用。吾今見吳之滅矣。女與吳俱亡。無爲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歸報吳王。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其怨望猜賊。爲禍也。深恨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

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計謀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懷強諫。沮毀用事。微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伴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臣使人微伺之。其使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人臣內不得意外交。諸侯自以先王謀。臣今不用。常快快。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讒臣宰嚭爲亂。王顧反誅我。我令若父霸。又若立時。諸子弟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旣立。欲分吳國與我。我顧不敢當。然若之何。聽讒臣殺長者。乃告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著之吳東門。以觀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刺殺。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乃爲立祠於江上。因名曰胥山。後十餘年。越襲吳。吳王還與戰。不勝。使大夫行成於越。不許。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之言。至於此。令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

齊景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雖叛而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

魯襄公朝荆。至淮。聞荆康王卒。公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爲其威也。今其王死。其威未去。何爲還。大夫皆欲還。子服景伯曰。子之來也。爲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勞。不遠道塗。而聽於荆也。畏其威也。夫義人者。固將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聘焉者乎。聞畏而往。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芊姓是嗣。王太子又長。

矣。執政未易。事君任政。求說其侮。以定嗣君。而示後人。其譬滋大。以戰小國。其誰能止之。若從君而致患。不若違君以避難。且君子計而後行。二三子其計乎。有御楚之術。有守國之備。則可。若未有也。不如行。乃遂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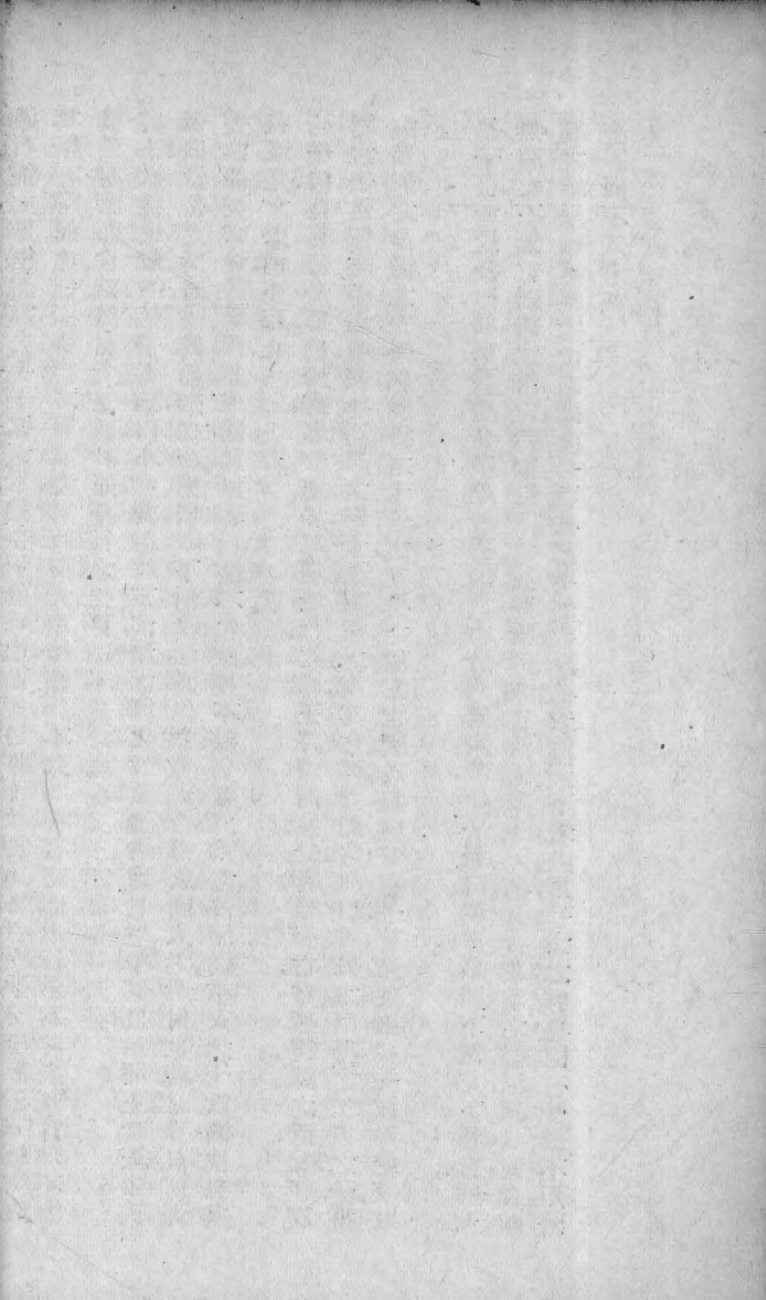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聞之。爲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誅。以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世也。臣誠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誠願大王少加意。惻怛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而重驚之。係方絕而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誠能用臣乘言。一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如重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保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無益也。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冷。令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之。乃以掣木。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之然。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

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蘖。可引而絕。可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修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爲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誠願大王執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吳王不聽。卒死丹徒。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嚶嚶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喑。上無聞。則謂之聾。聾喑。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具合菽粟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緯。以成幃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



說苑卷十

敬慎

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誠。敬慎所忽。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獨也。諺曰。誠無垢。思無辱。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

今而益章。昆吾自滅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蓋爲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常。撝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撝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撝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耶。常撝曰。嘻。是已。常撝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耶。常撝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撝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撝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尙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者生。

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方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爲？平子曰：柔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紐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爲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虧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則安往而不得其志乎？平子曰：善。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爲善者，天報以福；人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災害。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單快曰：國有五塞，而冰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曰女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國家敗，五曰不能治。

內而務外。此五者一見。雖祠無福。除禍必得。致福則貸。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烏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爲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爲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石讐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慎也。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國爵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讒。足以亡。舉百事不時。足以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罰不中。足以亡。內失衆心。足以亡。外嫚大國。足以亡。

夫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強國富。又得霸者之餘尊。驕蹇怠傲。未嘗肯出會同諸侯。乃興師伐魯。反敗衛師于新築。輕小媢大之行甚。俄而晉魯往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鞍。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斬逢丑父。於是懼然大恐。賴逢丑父之欺。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聲問震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爲來。尊寵不貳而得之。可謂能詘免變化以致。

之故。福生於隱。禍生於得。意此得失之効也。

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晉文公是其効也。晉文公出亡。修道不休。得至于饗國。饗國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強楚主會。諸侯背畔。天子失道。出居于鄭。文公於是憫中國之微。任咎犯。先軫。陽處父。畜愛百姓。厲養戎士。四年政治內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敗強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聽。天下曠然。平定周室。尊顯故曰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文公於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湯武之心。作而忘其衆。一年三用師。且弗休息。遂進而圍許。兵亟弊。不能服。罷諸侯而歸。自此而怠政事。爲狄泉之盟。不親至。信衰。誼缺。如羅不補。威武詘折。不信。則諸侯不朝。鄭遂叛。夷狄內侵。衛遷于商。止。故曰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羣臣皆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稱曰。爲子起歟。無如禮何。不爲子起歟。無如罪何。請爲子誦楚恭王之爲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而請習之。

子贛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衰。其名曰丹綽。子贛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贛曰。人問乎己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而黷人者。仁乎。覩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贛下車。曰。賜不仁。過聞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贛三偶則式。五偶則下。

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秦孰強。對曰。不如秦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孟嘗芒卯之賢。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然。申旗伏瑟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范中行氏。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滿者三板。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宣子之足。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雖強。不過智氏。韓魏雖弱。尙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事。

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爲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謙。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齊桓公爲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楚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鄆陵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持酒而進之。子反曰。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又曰。退酒也。穀陽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醉而寢。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於是恭王駕往入幄。聞酒臭曰。今日之戰。所恃者司馬。司馬至醉如此。是亡吾國而不恤吾衆也。吾無以復戰矣。於是乃誅子反以爲戮。遠師。夫穀陽之進酒也。非以妬子反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羞小恥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衆。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君有結。先君一日薨而與師擊之。是孤之負吾先君。敗隣國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先君薨而不弔贈。是無哀吾喪也。與師徑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柩舉尙薄屋。無哀吾喪也。與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與兵要之殺。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大結怨。構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

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藥。沈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口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緜緜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願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魯哀侯曰。臣始爲太子之時。人多諫臣。臣受而不用也。人多愛臣。臣愛而不近也。是則內無聞。而外無輔也。是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也。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鎌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

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槩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吾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此之謂也。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讒諛亂正心。衆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汗辱難湔灑。敗事不可後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何。夫微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也。謾諛者。窮辱之舍也。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也。故曰。去微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於人。則稱爲君子。名聲常存。怨生於不報。禍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豫。存亡在於得人。慎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要道也。

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疎。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用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不來。友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爲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爲谿谷。君子爲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爲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

魯有恭士。名曰机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三起不差。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曰。机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机汜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尙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尙有哽噎。今若汜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螾繳尙得而加之。虎豹爲猛。人尙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質之加於汜者。何釋恭爲。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網羅。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說苑卷十一

善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忻憤滿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釋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修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蒯通陳其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修而說不可不善。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奈何。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吳人入荆。聚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禍。荆未有禍。公

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況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吳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荊也。禍之適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爲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閭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爲少。故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閭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爲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夫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閭丘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爲相。

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羣臣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丘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曰。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爲周鼎。而壽王獨以爲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對曰。臣壽

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始產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逾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虞丘壽王黃金十斤。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氏。祖朝願請開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藿）尙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爲乎。何爲籍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安轅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劍。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尙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爲師也。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王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

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尙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譽，韓氏之慮，天下疾狗也。見兔而指屬，則無失兔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免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崩，城爲之隤。君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矣。夫土壤且可爲忠，況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見鷦鷯巢於葦苕，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爲相。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爲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傳說衣褐帶劍而築於稅，傅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強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爲孔子駿徒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三坐，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息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愈亦獨能如之何乎？

林旣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旣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荆爲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而遂僕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鬻髮，范蠡大夫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由余亦出焉。卽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毋無爲變乎？景公曰：子眞爲勇悍矣。今未嘗見子之奇辯也。一隣之鬪也，千乘之勝也。林旣曰：不知

君之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鼉鼉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辯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爲之勳也。後雖有斧質之威。未爲之恐也。此旣之所以爲勇悍也。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嚼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嚼。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爲人臣者不易。爲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爲上客。

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履縞鳥。立于遊水之上。大夫擁鍾。縣令執將號令。呼誰能渡王者。於是也。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起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不言。莊辛遷延盥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子皙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蒲苳。張翠蓋。而檢犀尾。班麗桂社。會鐘鼓之音。畢。榜枻。越人擁楫而歌。歌辭曰。濫兮。抃草濫。予昌榘。澤予昌州。饋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滲悞。隨河湖。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爲我楚說之。於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寥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子皙乃檢修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皙親楚王母弟也。官爲令尹。爵爲執珪。一榜枻。越人猶得交歡盡意焉。令尹何以踰於鄂君子皙。臣獨何以不若榜枻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長者矣。未嘗

遇僂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禮。謹受命。

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能令足下悲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無道之主。妄加不道之理焉。不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隣。詘折加厭。襲於窮巷。無所告愬。不若交歡相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復相見之時。不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蹙盈旬。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窮焉。固無樂已。凡若是者。臣一爲之徹膠。援琴而長太息。則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廈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迭進。而諂諛。燕則鬪象棋而舞鄭女。激楚之切風。綵色以淫目。流聲以娛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則馳騁弋獵乎平原。廣囿格猛獸。入則撞鐘擊鼓乎深宮之中。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與生。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否。文固以爲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爲足下悲者事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之約。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讐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讐於弱薛。讐之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爲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旣以壞。曲池旣以涇。墳墓旣以下而青廷矣。嬰兒豎子。樵採薪蕘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愀焉。爲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徵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淚汗增。歎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若破國忘邑之人也。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待。曰：「敢聞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爲之執車。公子皙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蘧伯玉曰：「謹受命。」蘧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說。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蠶盆黃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蠶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以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烹魚，漑之釜鬻，執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樂達，達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向爲之奴，旣而祁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義。君子所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桓子而說之，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刑，不濫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君子，與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無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僂管蔡而相周公，不濫刑也。』」桓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者，行危苦而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祁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已哉。

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則是修也，倉庾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爲之奈何？」其說可得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貧，若是則衣新

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孟嘗君以其言爲然。說其意。辯其辭。明日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張先生。先生辭而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前先生幸教文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說。汝亦知之乎。文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門內之不贍者。先生曷爲辭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掘君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爲之奈何。張祿曰。夫秦者。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丈尺之書。寄我與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臣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祿之來。入大王之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英父。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大王胡不爲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者也。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鮒魚焉。太息謂周曰。我尙可活也。周曰。須我爲汝南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汝。鮒魚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耳。乃爲我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我。汝則求我枯魚之肆矣。今周以貧故來貸粟。而曰須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卽來。亦求臣備肆矣。文侯於是乃發粟百鍾。送之莊周之室。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

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爲隱左右言及國吏罪。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盆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將舍之。不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懼，請効二人之尸以爲和。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悅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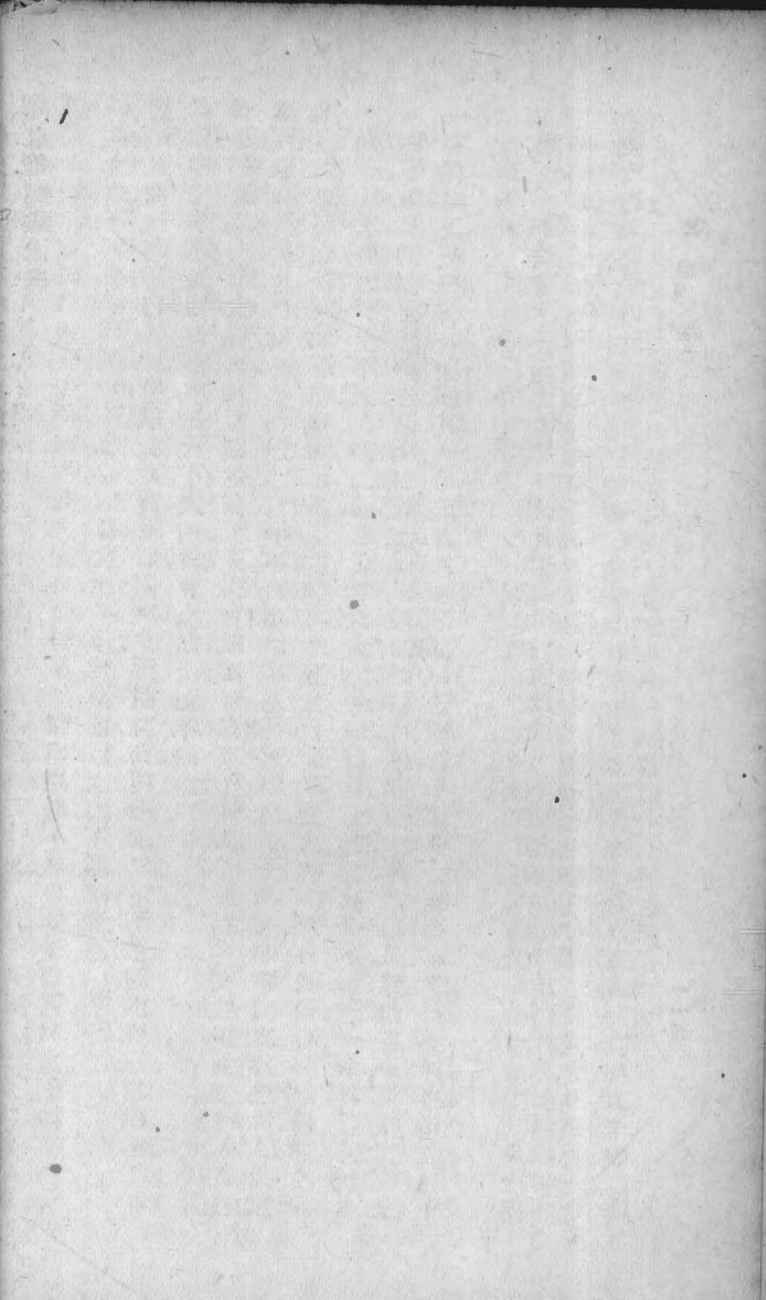
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二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智不知其士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

趙簡子問於成搏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搏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搏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

也。每變益上矣。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誠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吊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

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今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

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爲人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第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卒赦解揚而歸之。晉爵之爲上卿。故後世言霍虎。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鄢陵。鄢陵君辭而不受。使唐且謝秦王。秦王曰。秦破韓滅魏。鄢陵君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吾豈畏其威哉。吾多其義耳。今寡人以十倍之地易之。鄢陵君辭而不受。是輕寡人也。唐且避席對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爲趣者。鄢陵也。夫鄢陵君受地於先君而守之。雖復千里不得當。豈獨五百里哉。秦王忿然作色怒曰。公亦曾見天子之怒乎。唐且曰。王臣未曾見也。秦王曰。天子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亦嘗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秦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頭頓地耳。何難知者。唐且曰。此乃匹夫愚人之怒耳。非布衣韋帶之士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奔星晝出。要離刺王子慶忌。蒼隼擊於臺上。聶政刺韓王之季父。白虹貫日。此三人皆夫布衣韋帶之士怒矣。與臣將四士含怒未發。摺厲於天下。無怒卽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卽案七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秦王變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鄢陵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揚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爲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與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

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縹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廚。縹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鴝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擊。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爲慈父。而擊爲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嘒嘒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舍人之謂也。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

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離心。與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梁王贅其羣臣而議其過。任座進諫曰。主若國廣以大。民堅而衆。國中無賢人辯士。奈何。王曰。寡人國小。以狹民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賢人辯士乎。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爲之奈何。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卽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祛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饑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失亡國。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類。吾國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刳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刳羊矣。臣之君固以刳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奈何無賢士聖人乎。

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佗椎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定。今足下棄反。天性捐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未其收者矣。秦

備竝起。惟漢王先。遂。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家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越則殺王已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踰陞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可乃比於漢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陸生拜尉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爲大中大夫。

晉楚之君相與爲好。會於宛丘之上。宋使人往之。晉楚大夫曰。趣以見天子禮。見於吾君。我爲見子焉。使者曰。冠雖敝。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室雖微。諸侯未之能易也。師升宋城。臣猶不更臣之服也。揖而去之。諸大夫瞿然。遂以諸侯之禮見之。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遣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願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爲二三子慚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竟之州。

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爲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敝邑。敝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翦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償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愀然者三日。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處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爲罪。晏子愀然避位矣。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慢野。以暴。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逡巡而對曰。臣聞之。精事不通。羸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爲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任也。如臣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今日吾譏晏子也。猶僂而嘗高擲者。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削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削。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削。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削。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荆。荆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荆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所以然者。可。

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僨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秦楚穀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來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噫，甚矣。子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覆鍾，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穀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還，則吾王知警戒，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覆於鍾？死者而有知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鍾鼓無聲，鍾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使，絕人之謀，非古之通議也。子大夫試孰計之，使者以報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謂造命。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漢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焉？使者曰：昔燕攻齊，遵維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虛其右，王歎絕頸而死於杜山，公孫差格死於龍門，飲馬乎淄澗，定獲乎琅邪，王與太后奔于莒，逃於城陽之山，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刁敖。王曰：刁敖先生應之。刁敖曰：使者問梧之年耶？昔者荆平王爲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閭以爲將相，三年將吳兵，復讎乎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家，笞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

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當若此時。梧可以爲其柎矣。

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獨爲師強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誠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鰌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象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動耳。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饑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爲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爲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變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鑕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子大夫以爲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爲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說苑卷十三

權謀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善龜。白屋之士。皆闕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尙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爲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尙利。故其爲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僕子曰。楊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者不惑。晏嬰是也。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躡。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躡。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

也。孔子曰。夫澤鳴犢。擊。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歎。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僮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鍾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縗絰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

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與曰是何害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令有辨有辨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踣固無休息淫昏康樂歌謳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曰孰次之屠餘不對威公固請屠餘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長者得錡疇田邑而禮之又得史理趙巽以爲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餘屠餘曰其尙終君之身臣聞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之極諫之士國之亡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諛者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爲二故有道者言不可不重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亡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智伯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城而溉之城不沒者三板絺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對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沒者三板曰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疵言君之反也韓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將勝矣夫二家雖愚不弃美利而偕約爲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必爲趙說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絺疵絺疵逃韓魏之

君果反。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計衆，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荆伐蔡而殘之。

白圭之中山，中山王欲留之，固辭而去。又之齊，齊王亦欲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辭，白圭曰：二國將亡矣。所學者國有五盡，故莫之必忠，則言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毋幸必亡。中山與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與齊也，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也。其患在不聞也。雖聞又不信也。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隣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爲司馬，將兵而往來虜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爲主，我爲役。吾亦何以不至於此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若弃寡人，豎刁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豎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用之，必爲諸侯笑。」及桓公歿，豎刁易牙乃作難。桓公死六十日，蟲出於戶而不收。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己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北，何故爲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爲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爲亂。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

田子顏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見人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內，然後施於外。子顏欲使其衆甚矣，後果以平陵叛。」

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晉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爲事乎？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不聽？明年闔廬襲郢，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

積多蓄積多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爲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不以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之心。袁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怒弃之。夫亡者豈斯人知其過哉。

孝宣皇帝之時。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必亡。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夫不遜者必侮。侮上者逆之道也。出人之右。人必害之。今霍氏秉權天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夫天下害之。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乃上書言霍氏奢靡。陛下卽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於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果滅。董忠等以其功封。人有爲徐先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曰。曲其突。遠其積薪。不者將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居無幾。何家果失火。鄉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幸息。於是殺牛置酒。燔髮灼爛者在上。行餘各用功。次坐而反。不錄言曲突者。向使主人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安平自如。今往事旣已。而福獨不得與其功。惟陛下察客徙薪曲突之策。而使居燔髮灼爛之右。書奏。上使人賜徐福帛十匹。拜爲郎。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取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隣。隣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

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爲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衛靈公襜被以與婦人游，子貢見公，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任其過，故興。衛奚其亡也？

智伯請地於魏宣子，宣子不予。任增曰：何爲不予？宣子曰：彼無故而請地，吾是以不予。任增曰：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之，是重欲無厭也。彼喜必又請地於諸侯，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與地。智伯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圍晉陽。韓魏合趙而反智氏，智氏遂滅。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己也，乃築爲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爲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宥宥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

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廬能用其衆，故破我於柏舉，今聞夫差又甚焉。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也，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貳味，處不重席，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親戚乏困而供之，在軍，食熟者半而後食，其所嘗者，卒乘必與焉，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今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夫差先自敗己，焉能敗我。

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己。故示我不病。請爲長穀千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

陽虎爲難於魯。走之齊。請師攻魯。齊侯許之。鮑文子曰。不可也。陽虎欲齊師破。齊師破。大臣必多死。於是欲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容其求焉。今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母。乃害乎齊君。乃執之。免而奔晉。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尙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與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嗇。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燔。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燔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旣行之矣。

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罔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爲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罔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爲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越饑。勾踐懼。四水進諫曰。夫饑。越之福也。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君好名而不思後患。若我卑辭重幣以請糴於吳。吳必與我。與我則吳可取也。越王從之。吳將與之子胥諫曰。不可。夫吳越接地。鄰境道易通。仇讐敵戰之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矣。夫齊晉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亡吳。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闔廬之所以霸也。且夫饑何哉。亦猶淵也。攻伐之事。誰國無有。君若不攻而輸之糴。則利去而凶至。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服仁人。不以饑饉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爲也。遂與糴。三年吳亦饑。請糴於越。越王不與而攻之。遂破吳。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甄澤。靈公未喋血。成何涉他按靈公之手而搏之。靈公怒。欲反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何。對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一人質於趙。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爲無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衛。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大楚成王贊諸屬諸侯。使魯君爲僕。魯君致大夫而謀曰。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爲僕。可乎。大

夫皆曰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王身死國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爲民君也。魯君遂爲僕。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與若蜂蠆然，不弃毒於人，則不靜。余恐弃毒於我也。遂遣之。

齊欲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太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矣。後戎伐齊，齊請師于鄭，鄭太子忽率師而救齊，大敗戎師。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人問其故，對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歸，人其以我爲師婚乎？終辭之。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安陵纏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江乙往見安陵纏曰：子之先人豈有矢石之功於王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身豈亦有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貴何以至於此乎？曰：僕不知所以。江乙曰：吾聞之以財事人者，財盡而交踈；以色事人者，華落而愛衰。今子之華有時而落，子何以長幸無解於王乎？安陵纏曰：臣年少愚陋，願委質於先生。江乙曰：獨從爲殉可耳。安陵纏曰：敬聞命矣。江乙去，居期年，逢安陵纏謂曰：前日所諭子者，通之於王乎？曰：未可也。居期年，江乙復見安陵纏曰：子豈諭王乎？安陵纏曰：臣未得王之間也。江

乙曰子出與王同車入與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間乎以吾之說未可耳不悅而去其年共王獵江渚之野野火之起若雲蜺虎狼之肆若雷霆有狂兇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發兇死車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顧謂安陵纏曰吾萬歲之後子將誰與斯樂乎安陵纏乃逡巡而卻泣下沾衿抱王曰萬歲之後臣將從爲殉安知樂此者誰於是其王乃封安陵纏於車下三百戶故曰江乙善謀安陵纏知時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泝水而軍陽處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謂子上曰少卻吾涉而從子上卻因令晉軍曰楚遁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誅之成王成王遂殺之智伯欲襲衛故遣之乘馬先之一璧衛君大悅酌酒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曰大國禮寡人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喜而子獨不喜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來是以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梁津而擬邊城智伯聞衛兵在境上乃還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爲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車過五乘慎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叔向之殺萇弘也數見萇弘於周因佯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因之其弟獻三百金於叔向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壺丘秦楚患壺丘之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難亦未構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公子午使之晉晉人輟城楚獻晉賦三百車

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爲遺於衛。衛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園。聚斂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爲不可知也。今旣已知之矣。乃輟圖衛也。

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鄆之良臣而與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於門外而埋之。覆之以瑕若盟狀。鄆君以爲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鄆。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

晉文公伐衛入郭。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得大垣。公子慮俛而笑之。文公曰。奚笑。對曰。臣之妻歸。臣送之。反見桑者而助之。願臣之妻則亦有送之者矣。文公懼。還師而歸。至國而貉人攻其地。

至公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躍於天下猶然。況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易曰。無首吉。此蓋人君之公也。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刑之於彼。萬姓之所載。後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讐。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詩云。周道知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慤生達。詐僞生寒。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薨。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乃爲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爲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謁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代之君。僚何爲也。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爲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君子以其不殺爲

仁以其不取國爲義。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弃尊位而無忿，可以庶幾矣。諸侯之義，死社稷。太王委國而去，何也？夫聖人不欲強暴，侵陵百姓，故使諸侯死國守其民。太王有至仁之思，不忍戰百姓，故事勦育戎氏，以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也。於是屬其羣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而害其慈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初者皆興仁義，趣上之事。君子守國安民，非特鬪兵罷殺士衆而已也。不私其身，惟民足用，保民蓋所以去國之義也，是謂至公耳。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子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致無中土乎？』使子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挾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羣臣而議曰：「古者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爲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秦始皇帝仰天而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欲爲五帝之禪。」

請說之。陛下築臺干雲。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鍾。萬石之虞。婦女連百。倡優累千。興作驪山宮室。至雍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駁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日營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闇然。無以應之。面有慙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衆醜我。遂罷謀。無禪意也。

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爲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爲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爲其無德也。願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管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困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爲也。一殣何足恤哉。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也。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雍雎。於齊主寺人脊環。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讐。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雍雎與寺人脊環。是無命也。孔子不說於魯衛。將適宋。遭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過宋。是孔子嘗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爲之主。觀遠臣以其所

主如孔子主雍雎與寺人脊環何以爲孔子乎。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決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嘆曰天以至明爲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爲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天地而尙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羣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爲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羣生者耳。

秦晉戰交敵秦使人謂晉將軍曰二軍之士皆未息明日請復戰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將遁矣迫之河必敗之趙盾曰死傷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迫人於險無勇也請待秦人夜遁。

子胥將之吳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吾不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伐宗廟也止子是無以爲友雖然子亡之我存之於是乎觀楚一存一亡也後三年吳師伐楚昭王出走

申包胥不受命西見秦伯曰吳無道兵強人衆將征天下始於楚寡君出走居雲夢使下臣告急哀公曰諾固將圖之申包胥不罷朝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與師救楚吳人聞之引兵而還昭王反復欲封申包胥申包胥辭曰救亡非爲名也功成受賜是賣勇也辭不受遂

退隱終身不見。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羣賢路，尸祿素殮，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爲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爲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子采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竊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歆，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爲人不黨，治衆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爲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干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稽首乎。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讐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讐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

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其摺菜。二子出採。見老丈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爲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吾畚。無道甚於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羣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弃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耳。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恃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弃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爲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駁於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君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露者。斬其轡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露。廷理斬其轡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

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饋死。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外。少師慶逐之。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

吳王闔廬爲伍子胥與師復讐於楚。子胥諫曰。諸侯不爲匹夫與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爲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讐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

孔子爲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以爲云云。又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

子羔爲衛政。別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別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迫者罷。子羔將去。謂別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別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別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說苑卷十五

指武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亡戰必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劍利。倡優拙。夫劍利則士多慍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恐楚之謀秦也。此謂當吉念凶而存不忘亡也。卒以成霸焉。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其不得理。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

吳起爲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宜曰。王不知起不肖。以爲苑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屈公不對。居一年。王以爲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宜曰。起問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爲之也。屈公曰。子將奈何。吳起曰。將尊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以時爭於天下。屈公曰。善。聞善治國家者。不變故。不易常。今子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是變其故而

易其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棄。逆之至也。淫泆之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能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吾聞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嘻。且待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吳起曰。起之爲人謀。屈公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處而篤行之。楚國無貴于舉賢。

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衆民。堅甲利兵。威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功。晉侯獲於韓。楚子玉得臣敗於城濮。蔡不待敵而衆潰。故語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戰不教之卒。造父王良不能以敝車不作之馬趨疾而致遠。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遠中微。故強弱成敗之要在乎附士卒教習之而已。

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華而後夷狄。及周惠王以遭亂世。繼先王之體。而強楚稱王。諸侯背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統天下。不先廣養京師。以及諸夏。諸夏以及夷狄。內治未得。忿則不料。力權得失。興兵而征強楚。師大敗。擗辱不行。大爲天下戮笑。幸逢齊桓公以得安尊。故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

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卽戎忘其家。聞枹鼓之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不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田單爲齊上將軍。興師十萬。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復齊之國。何爲攻翟不能下。去上車不與言。決攻翟三月而不能下。齊嬰兒諂之曰。大冠如箕。長劍柱頤。攻翟不能下。壘於梧丘。於是田將軍恐駭。往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在卽墨之時。坐則織黃。立則杖耒。爲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故將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金銀黃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將軍明日結髮。徑立矢石之所。乃引枹而鼓之。翟人下之。故將者士之心也。士者將之肢體也。心猶與則肢體不用。田將軍之謂乎。

晉智伯伐鄭。齊田恒救之。有登蓋必身立焉。車徒有不進者。必令助之。壘合而後敢處。井竈成而後敢食。智伯曰。吾聞田恒新得國而愛其民。內同其財。外同其勤勞。治軍若此。其得衆也不可待也。乃去之耳。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威武之戰。以卑其衆。練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爲五選。異其旗章。勿使冒亂。堅其行陣。連其什伍。以禁淫非。壘陳之次。車騎之處。勒兵之勢。軍之法令。賞罰之數。使士赴火蹈刃。陷陣取將。死不旋踵者。多異於今之將者也。

孝昭皇帝時。北軍監御史爲姦。穿北門垣以爲賈區。胡建守北軍尉。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慰愛走卒甚厚。建欲誅監御史。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之。斬之則斬之。於是當選士馬。日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監御史亦坐。建從走卒趨至堂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跪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拽下堂。建曰。斬之。遂斬監御史。護軍及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遂

上秦以聞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北軍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武之心。勇猛之意。以率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臣聞黃帝理法曰。壘壁已具。行不由路。謂之姦人。姦人者殺。臣謹以斬之。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也。建有何疑焉。建由是名興。後至渭城令死。至今渭城有其祠也。

魯石公劍。迫則能應。感則能動。吻穆無窮。變無形像。復柔委從。如影與響。如厖之守戶。如輪之逐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聞不及聆。呼不及吸。足舉不及集。相離若蟬翼。尚在肱北。眉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以小況。大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善當敵者也。未及夫折衝於未形之前者。揖讓乎廟堂之上。而施惠乎百萬之民。故居則無變動。戰則不血刃。其湯武之兵與。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翻。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爲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構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爲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僂僂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弟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筮。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鬥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僂僂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

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衆皆君之讐也。君將誰與守。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征。以爲民惠也。

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於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桀不伐順。伐兪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之也。

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爲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王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爲天子。以周爲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說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爲賊。攻義者爲殘。失其民制。爲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衆舉師。與殷戰于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金錢以與士民。黜其戰車。而不乘。弛其甲兵。而弗用。縱馬華山。放牛桃林。不復用。天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於天下。豈不大哉。

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

來征之。唯爲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楚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列壘。壞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大敗吳師。

齊桓公之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淩陵。其城之值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於門。桓公曰。徒衆何以爲。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淩陵不能雨。臣請攻之。公曰。善。遂興師伐之。旣至。天卒間。外士在內矣。桓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旗而去之。

宋圍曹。不拔。司馬子魚謂君曰。文王伐崇。崇軍其城。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有所闕乎。胡不退修德。無闕而後動。吳王闔廬與荊人戰於柏舉。大勝之。至於郢郊。五敗荊人。闔廬之臣五人進諫曰。夫深入遠報。非王之利也。王其返乎。五將銜頭。闔廬未之應。五人之頭墜於馬前。闔廬懼。召伍子胥而問焉。子胥曰。五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者。其懼甚矣。王姑少進。遂入郢。南至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皆服於吳矣。

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鷓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請兵於魯。魯不與。桓公怒。將攻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諸侯矣。今又攻魯。無乃不可乎。魯必事楚。是我一舉而失兩也。桓公曰。善。乃輟攻魯矣。

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爲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

昔堯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殺鄧析以威侈。孔子斬少正卯以變衆。佞賊之人而不誅。亂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

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紱冕以尊賢。有斧鉞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顏淵無以賞之。賤孺悲無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故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爲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僞而辨。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僞。則其知足以移衆。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阝。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爲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此之謂矣。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

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善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傳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